

側面

第一部份：我留在臨汾
蕭軍



跋涉書店

1938.11

側 面

第一部份：我在臨汾

版權

著 者 蕭 軍

出 版 者 劉 魯 華

發 行 者 跋 涉 書 店

成都祠堂街

印 刷 者 球 新 印 刷 廠

成都總府街

實 價 四 角 五 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1938.11

前記

本年一月二十七日，從漢口坐五等鐵皮臥車去臨沂。那算應「民族革命大學」之聘！據說是去教書。

路中經過會與鎮還撞了一次車。那日期和時間，大約正是古歷年的三十晚上。大家全在睡夢中，經過這兩撞，就全昏頭昏腦了。幸喜車還跑上了保險道，才算停下來，否則那就不堪設想！只要經過這條鐵路的人，總能曉得，那前面是怎樣一個下坡。而我們撞車的地方，恰巧偏又在一處橋梁上，那真有點「進退維谷」之概呢。這撞車的原因，據說是車箱上「接合子」的大直軸因年久生鏽，彎了，以致在我們車箱前面第二個車箱底一段就走進了第三個車箱的屋裏去。結果還好，僅是傷了一個學生的手指和另一個學生的腦袋。我也親自察看過那彎得像一隻大曲尺似的直軸；也看過了那兩個車箱壁折斷的木板，確實折碎了好幾塊。接着我又知道，在我們車箱的前面，靠近車頭的那些車箱是載着兵的，而兵們又帶了好些箱砲彈和若干箱爆破用的黃色藥包……如果車再撞得合適一點呢，這又要加一個不堪設想。若

把這三個「不堪設想」認真一聯想起來，那個真是有點「不堪」了。萬一都死於——橋，下坡，火藥——像我這樣人，中國多死一個少活一個原無多大關係，可惜是那些抱着愛國熱情，救亡壯志的學生們，更是朋友的那兩歲還不足的小娃兒，實在有點無辜。若套一句古詞應該是：

「救國不成身先死」

常使家家淚滿巾」

不過，這是偶然現象，誰也不能怨誰，就是學校當局也不能把每輛要得的車輛全檢查過。好一點說呢，是大家原諒，全爲了救國；壞一點說，也只好說自己時運不佳。

是二月五日呢，還是六日到臨汾？我已記不清。反正那是一清早晨，街上正貼滿了各色：「槍斃漢奸張慕陶」和「擁護閻司令長官誓死保守臨汾」等等標語。後來也知道，在我們到的頭一天還是兩天？由「隨營學校」和「民大」的學生捕獲了張慕陶。

吃黑饅頭，胡蘿卜條，喝帶泥的白開水，完了在院子裏晒太陽……有時也由學生自動找去開一開文藝坐談會，或是他們三三兩兩自己來和你談談閒天，晚上同較熟的人吃吃饅

酒……這就是「一天的工作」了。倒也不能算壞。不過我們也還在等待着「正式」上課。我們底履歷也開了上去，有時我還把帶去的幾本書翻翻，作點摘要，意思還準備編點講義。自己在文學校裏雖然沒作過教員，但既然做了，也就得裝得像點樣兒，不然那是不但對不起學校當局「聘」的厚誼，更有點對不起那胡蘿卜條和黑饅頭。這些東西，在國難時期也是異常珍貴。再堂皇一點說：也辜負了「青年」們辛辛苦苦來學的熱心。

課程表下來了，可是這裏並沒有我所預備的功課。有的一星期三十幾個鐘點大部是開校長的「精神講話」「合理負擔」「物產證券」以及什麼什麼條例等等。再是「社會科學」或「軍事學」了。這課程當然是很對的，但爲什麼又把像我這樣一些人「聘」來作什麼呢？我不高興去問，反正先吃兩天黑饅頭，所謂做兩天「饞饞教授」再說。實際呢，在臨由臨汾跑出時，從給了我的記章，我才知道我並不是教授，而是「文藝指導」員。那聘書，我也就另作了別的用途。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一點鐘從臨汾跑出來。

三月一日到了經寧。

三月七日上午四點三十分從鄉寧又跑了，當天上午十點三十分到了吉縣。十二日我終於離開了吉縣，十五日渡過了黃河。

二

終於在七月十八日，我又跑到了成都。八月一日開始寫起這遊記。寫這遊記的目的很簡單：第一，因為要生活，就不能不想個方法，別的能力又沒有，這裏又沒有做大官的有錢的熟人可以幫襯開，弄得半官一職，又只好賣文章。偏巧，一家旬刊肯出點稿費，而這旬刊的編者又說肯登我的文章，於是就開始寫了起來。起初并不打算寫多的，只想檢這旅行中印象較深，故事性較濃厚的寫點，賣點錢能生活下去就算了，可是一拖又拖了這樣長！到如今計算起來，竟又有十萬字上下。也只好將計就計寫下去罷，索性把他寫成三部，如果紙張不成問題，書店肯出，那麼就每部作五六萬字一本印出它來。至於是否有人買看，那要得看店老板的運氣，在我是沒有把握的。——好拖長文章這幾乎成了自己的病症。

爲什麼名字又叫側面呢？這也沒有奧妙：像我這樣既沒能上前方爭開機關槍射倒幾排



人；又沒能在政府領導下指導民衆積極開展後方工作，僅是沿着「戰鬥的河邊」溜了一溜，這不是「側面」是什麼呢？不過，我既然走過這一趟，也就想把這側面所見，以及所見的「側面」記錄一點，不然，日子一過去，那時恐怕也沒有心情或時間再來寫這些文字了。趁着成都還可以生活，就記它下來：對於自己呢，算作這上半年沒有工作的一點小小填補；對於一些不樂意看「正面」的讀者們呢，也不能說毫無用處。至於文字方面，總不致使讀者們像盡義務似的讀下來——這是我寫這遊記的第二個動機。

裏面的人物十分八九是有其人。個性，特徵，言語……也極力存真。不過爲了行文便利，有時也許加點減點，多描一筆或少描一筆……我想這全沒多大關係，讀者也不必追根問底非要知道書中的某人是某某，某句話是否一字不差確實某某所說……你只知道在這個時代裏，在這個場合中，有過這樣一個人，說過這樣話，有過這樣故事……就得了。而被描寫進這書中的人物呢，一旦被自己發見，無論是好是壞，希望也不必太冒火，或者登報聲明。你也只當：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這個場合，有過這樣一個人，說過這句話，有過這樣個故事……就完了。而且那也不一定是，即使是，那時的，也許已經不是此時的您了。

——士別三日當待以「刮目」。

這雖名遊記，但寫山水，記古跡的地方却很少，主要我還是愛「人的故事」。我並不是個優秀的新聞記者，有聞必錄。還是根據我那：選取印象較深，故事性較濃、意義較多一些的節段來記出。我從來很少寫關於這類行傳或肖像畫樣的文章，這算是在作一次試驗，我感到它比一篇小說對於我還要困難些。

三

在寫這篇文章時，有幾次我是要拋開它，不寫了，甚至要燒掉它——在我每寫作一篇東西時，心情總是這樣奇怪地惡劣。不是想中途丟開，就是寫完要燒掉它，這心情幾乎沒有一次沒起過。可是終於我還是在寫它下去，無論感到怎樣難堪的忍耐，但為怕的養成壞習慣——中途而止——也總是寫完。這遊記也沒有例外。至於不滿意自己的理由，當然是自己對自己希求得過高，而下起手來又是那樣平凡，這就所謂「不自量的羞恥」！

近兩天因為新搬了房子，心情又一時不能沉靜下去。這房子又沒電燈，點煤油又實在太

貴，便試驗點起菜油燈，想要把日間應作沒作了的工作趕下去。不中，一隻眼睛爲了幾年前在哈爾濱時候儘在蠟燭下面工作，弄出毛病來了。只要光線不足，它就要發熱，生眼糞，接着就頭疼……。於是怕引起頭疼，只有作罷。可是看一看錶，睡覺呢，這時間又覺得有點浪費得太可惜！一來，又在煤油燈下寫起了這篇「前言」。

四

今天，大約是爲了星期日，此地的一个學生的文學團體找到了我，要我參加一次他們底坐談會。第一句他們却是這樣說的：

「蕭先生館到我們四川來，對於我們文化運動，救亡運動一定要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榮幸得很！」

接着照例也就是幾下鼓掌聲。

當然，對於這照例的歡迎詞和掌聲，不應表示冷淡，但也不能過度認真，所以我也只能笑着「唔」了一聲。這笑是表示回謝，至於這「唔」底意義就有點模糊了，連我自己也弄不

清楚：究竟是「謙遜」呢，還是「承當」？

我來四川的動機，若說我是到這裏來負着開展文化運動，救亡運動……等等的大任務，完全胡說。主要的，還是因了已上半年亂跑，有一點厭倦了，想找一個離大砲聲，炸彈聲……遠一點的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拿起筆來寫點什麼，把這半年來荒空的工作填補一點。想來想去，就跑到了成都。至於說到「文藝運動」，我從來就是不大熱心的一個，所以自從自己「擠」進了中國文壇以來，對於某個團體底加入，某個口號底論爭，是很少混進來過的。這裏應該注意，我是讀成團體，讀成論爭，也承認而且主張文學的黨派性，階級性……但我自己却不思伸屈。主要我是沒工夫，加上那些長篇滿紙排列着術語，外國人書名等等的大文章，而翼非自己所長，所以只好躲到一邊去寫一點小說罷。不過，若遇到高興我去閒談一談的文藝座談會之類的地方，如果可能，我也絕不推辭。談對了，也沒什麼光榮，不對了，大家一笑也就拉倒，這總比堂堂皇皇鄭重其事寫幾篇言之無物的大論文要害處少一點。我以爲。因爲我總是先向他們聲明這是「閒談」絕不是在「說法」。閒談是可以隨隨便便就讓它過去。也就是說：能做的我就做，約摸不能做的，自己也不勉強。我來成都，前面

說過，主要還是休息休息自己。也許有人「仗義執言」說在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是不該躲在這裏來休息的。那也只好隨他去說「不該」，但我還是要休息；我自己却是覺得不「不應該」。記得，八月的鄉村將一在上海出版時，就有「我們」底批評家「善意地」向我提出勸告了，要我再回滿洲去住上那麼三兩年，我的作品就更真實更偉大了。不過，我却沒聽他的勸告，我懂得，住在滿洲的「集中營」裏，究竟不如在上海的租界裏要舒服些。

凡事自己不高興「假借名堂」。也好像恥於「假借名堂」。這並不是故意表示自己的坦白，真實或清高，而是不舒服。這樣因「假借」而得來的代價，常常是抵補不了這「不舒服」。所以也只好把加到我腦袋上的一些什麼「運動」之類的「金字匾額」，還是奉回給贈者罷。

從吉縣臨行時，我的一本不完全的日記上，曾記下過這樣幾句：

「三月三十一日

他們留我，他們底眼睛全包着淚，而我也不能使自己再安寧。我說：

「不要爲了一個人而影響到整個的鬥爭。」

我也要陪伴着他們生活下去，但是我沒有這興趣了，一種外來的和自私的力量催迫着我了，還使我不能不拋離了他們。

拋離羣的苦痛，是最苦痛的！

他們苦悶的原因：

1 校長用歪曲的理論訓導着他們。

2 四顧茫然，生命無保障，學校無計劃，自己感到動搖。

3 真的救亡工作不能開展，而時時要受到學校無理的限制（無保障的開除等）。

我也許有一日會悔自己不該脫離他們，但是現在我確是沒有感情留在此地了。」

這悔底一日，終於到來，當我將一開始寫這遊記，在本文前面就寫過一段這樣的「前言」：

一 於今又能夠獲得一張棹子，在這前面讀書寫字，也許是靜靜地坐著看一看窗外面的樹木和藍天……這幸福，好像就是幾月來自己所追求的，如今獲得了。人在獲得到他

所希望的以後，有時還「獲得」，馬上就會變成一種帶有苦味的空虛！於是一個新的欲望，新的追求——也許就是「舊」的，自己曾經厭倦過的——又要在你的面前閃出誘惑的光亮，等待着你的。於是你那爲了疲倦，將將收斂起來的靈魂的羽翼，又不能再伸展開來：

——還是到山西去罷！

山西是去過的了。祇爲了那無邊無際的土丘和土原：不見樹木，不見河流；單純，破落，荒漠……單一色的洞窟，單一色的窮困的人民，單一色的血底鬥爭……自己有時隨羣地走着，有時完全一個人整天瘡痍地走着；天空打着旋轉的蒼鷹，銀笛似的聲音；腳邊的黃河，一千條大鐵鍊扭絞着似的那樣流着，有時激怒，有時開闊……更是那些看起來像是無疲無倦，走了來又走過去的螞蟥似的兵士……我們相遇，祇是單純地用眼睛看一下：沒有友誼，沒有仇恨，沒有關聯……彼此就過去了。——我禁受不起這寂寞，我要一張棹子，我要言語，我要做自己能做的工作，我要到那有着「各樣人」的社會裏來生活。我證明了，我絕不能再是一個鐵一般單純的「鬥士」了。幾年來，我竟

退化到一個只能拿筆的人！而且習慣得，只有拿筆才使我喜悅，才使我安寧，好像只有筆才是我生命真正的寄托的根源和繩索……。那槍，如今已經對我變得沉重而生疏——爲了這，我終於走出了那土底山和海，真正的血和肉的鬥爭場……。而又來在了這能讀書，寫字，看天……的棹子身邊。爲什麼呢，我又回憶起那無綿盡的土原和土丘！雖然它們單純得使我有點恐懼；它寂寞或忙亂得使我不能忍耐……。但，一到了這「各樣人」底社會裏，却又懷想起那寂寞和單純……。就僅是那些沒有友誼，沒有仇恨，單純的彼此望一望的眼睛，也是好的了，它們是堅強而坦率。——以致將要動手的一點工作，又停滯下來，犯了遲疑。

從漢口去臨汾，在自己，爲了幾年來大部時間儘消磨在：賣文章，拿稿費，以及一些瑣事上面，有時確是感到無聊。還有，怕是把自已真的也要變成一個「中國式」的文人。那像什麼呢，一匹驢兒似的，總是在那所謂「文壇」的磨道裏轉着轉着……。以一些更有價值的，更活潑廣闊生活底海……。割絕，每天只是誇耀顯揚自己鼻子尖上的尊榮和利益——這是可恥的。

我也明知「民大」在臨汾，那不會有多久的停留，至多兩個月，也許不足，它就會遷移或如何的。這樣的大學既不安全，又無多少薪金可拿，在平常有身價，有聲望的教授們，是不肯來的，而這「聘」請也就落到像我這樣「雞肋」式的人底身上。

誰會教書呢？我也明白在那裏也不會有什麼書好教，自己趁這機會能够多增添些新鮮的血液，不再一個驢子似的轉來轉去……總是好的：

——更廣闊一點生活生活去罷。

還有一個不大妙的小心眼，就是萬一那學校潰散了，利用自己一點軍事上的經驗，對於一部不能夠自己行動的學生們，也許能有些幫助——拿起槍和他們一同去戰鬥。

爲了這，在臨行之前，祕密地，把自己的體力也作了一番檢查，除開一隻左眼，到光綫不足時有點不便外可以說「完全強壯」。又準備了兩雙堅實的橡膠的爬山鞋，一雙騎馬靴一雙手燈，還平常用以殺西瓜的一柄小短刀，也一齊塞進了行囊。

自從「八·一三」戰爭一開始，在上海就有朋友鼓勵過我了：

「你是有過軍隊經驗的，應該上前線……」

「哦……」他平常用這聲音叫一隊小隊員，叫一齊來進了營。

那時候，記得自己並沒有敢確定的答覆這人，善意鼓勵我的好像還沒有把握。當我把行囊收拾好了以後，我却給了這朋友一個無言的答覆……「查、劍、開、一、雙、空、地、門。」這回，我是決定去前線了……謝謝你，等候我的消息罷！」

但如今這消息傳開去，我依然強壯完好，并且跑到這國防線最後方的成都來躲大砲，他一定又要爲我惋惜……

「怎麼？他竟回到後方來了啊！至少也應該受點傷……這樣才是光榮的……」這遺憾情，是沒有什麼感謝的價值的……

人只是爲了不甘心做奴隸，爲了作一點自己所能作的工作，這就是光榮嗎？還是如此書中A教授嘴上所常響着的：「爲了青年」？在我，只是爲了自己，我是中國的青年，也是奴隸！

沒有戰鬥是寂寞，脫離了羣是痛苦！

五

不久以前，成都一家晚報——時事新刊——曾經載了一段消息說：郭廳長沫若，田處長漢，楊（？）長翰笙，均分別立了遺囑，誓與武漢共存亡。不知確否？若然，從這壯烈的舉動，使我這樣躲到國防最後線而還要休息休息的人，那真是有點慚愧了。不過，我也有一點理由可據，就是凡作官的，一定要有「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因為官，大約全是從老百姓之中選拔的忠烈英明分子，平時收民聽政，戰時則執干戈以衛社稷，措人民於磐石之安。雖然平常不賴地可以吃飯，不織布也可以穿衣，多拿點薪水，吃喝好一點……那旁人也是不該說閒話的。至於像我這為小百姓的，平時既不能如官似的白吃白喝，戰時，當然也可以暫向後退一退，讓官們先殺上前去。至於我自己呢，還得要先把自己想法喂飽了，「行有餘力，則以愛國」。這大約也就是不偉大的地方。不過，一想到這裏我也不再慚愧了。

我從來沒嘗過死，當然也就沒嘗過遺囑——無人可遺——即使真的也這樣嘗一次，恐怕